



一生的缘

□杨柳青

著名作家艾青在诗歌《我爱这土地》里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一名年轻女孩来到澧水河畔的一座老城，她瞬间被水墨画似的山水深深吸引，对这片土地一见钟情。一九八五年，她嫁到了这座小城，并与这座城的自然资源工作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这名女孩就是我。老城，就是大庸城 现在的张家界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旅游胜地张家界。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我已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三十七年。

在这三十七年与自然资源工作打交道的岁月里，我每每默吟咏诵艾青的那首诗，都止不住热泪盈眶。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股坚信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力量，总从心底喷薄而出。

我这个小女人，骨子里与艾青有着一样的情怀。

那年，因为生病，位列尖子班前五名的我高考失利。于我，这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如不是只考上中专，我就不会被父亲逼着上农校，就不会与自然资源工作结缘。父亲不让我复读，要我读农校。他答应我，以后只要我愿意，读书一辈子都可以帮我出学费。

一九八七年，我进入大庸城土地管理局工作。

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我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补习，积极参加成人高考。考上湖南农业大学国土管理函授大专班后，如饥似渴系统地学习国土管理专业知识。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我考入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班，系统学习资本论、房地产、金融学等理论。

二〇一二年，已近天命之年的我，为了能跟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依然积极自学，考上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在三年时间的学习里，连续两年被学校评为年度优秀学员。

回顾所有的学习经历，十分感慨。忆起一九八七年前，我在农业区划（国土规划）办工作的那五年时间里，当时，在主任李祥辉的带领下，我们八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夙夜在公，撰写编辑出第一部大庸市农业区划报告集，第一部国土规划报告集（含数据集），获了自治州科技成果一等奖，获了湖南省农业科技成果三等奖。还记得，为了获取原始资料，同事杨红开着她的旧商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道土路，载着我们跑遍了大庸的崇山峻岭。从小轿车不敢坐汽车的我，吐得胃出血。尽管这样，稍事休息后依然高亢引歌继续前行。

还记得，考察宝峰山、七星山、崇山时，没有上山的路，我们硬是借来老百姓的砍柴刀，披荆斩棘砍出了一条小径爬上山顶；还记得，考察天门山时，从后坪走百步云梯，与乡政府的两个同志一起，手脚并用攀登，全靠抓紧灌木枝条爬上山顶，一步一惊险；还记得，考察黄石寨、天子山、中湖等地时，交通不便，我们硬是背着水和干粮，几天几夜爬山涉水，脚板走得水泡累累；还记得，开展第一次全国国土调查时，我们与调查员一起拿着航测照片，走遍了大庸城的每一寸土地和森林

还记得我们几个年轻人用蜡纸和油印机日夜加班；还记得我们几个年轻人不辞劳苦奔波在乡间田头不断探索实验；还记得 我们硬是用农业科技技术，实验出了三岔朱九妹，实验出了龙虾花茶，实验出了胡家河大庸菊花芯苕等一批地方名特优产品。

那几年，我们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很拼，也很累。但我们也很开心，很快乐。青春的汗水，浇灌出了累累硕果。

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〇年，我在建设用地管理部门工作了十四年。还记得一九八九年，我们除了承担建设用地工作，还承担招商引资任务。我带着田开元、郑春华日夜加班，编制出大庸市房地产招商项目指

南，做出招商引资展览馆展板。通过湘交会、深交会、港交会等展销会，招来了国内外一大批旅游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者，建设机场，建设高速，建设城区 四路两桥，建设景区公路索道等多处基础设施。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有次临出差时，年幼的女儿抱住我的大腿，委屈地央求我：妈妈，那您出差回来时给我多带点香蕉 那段时间，我几乎隔三差五出差，根本无暇顾及照顾女儿。

那天，我泪水满面，全是愧疚。

一九九二年，市直单位征地建院子，为办好南庄坪开发区一千多亩用地的征地报批，我和老科长杨道湘不分日夜地赶制汇编用地报批资料，与各个单位、各搬迁户协商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又挑灯手工勾划用地红线图、手工计算土地分类面积。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喝水。

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我们都沿沿线沿拐点踏界陪专家们反反复复考察论证。在遍布荆棘的路上，经常一身汗水，一身伤痕，硬是在没有路的陡坡悬崖用脚步先丈量出了路。建设贺龙、渔潭、江垭、长潭河、木龙滩等水库水利枢纽工程时，我们陪专家们在深山老林跋山涉水，只为找到更科学合理更节约耕地更有利于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最优坝址方案。

一九九八年，国家决定停止审批耕地一年。我们在市政府分管国土工作的刘德美副市长带领下，将全市近两年的所有建设项目和违法用地依法清理或补办用地手续。那年，我们通宵通宵地奋战，整天整天地劳作，但没有一个人说苦，没有一个人说累。

一九九九年，我收到江垭水库淹没区用地必须在新法颁布实施前补办完用地手续任务时，我一个人5次前往已经搬迁移民的库区5个乡镇，补齐征地拆迁资料，收集齐项目建设及移民资料，按照国务院审批土地要求，做出了全市第一份也是最大的一份江垭水库枢纽工程补充耕地方案书，通过了国务院汇审，拿回了库区土地批文。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八年，组织上安排三十九岁的我任新成立的耕地保护科科长。

我的工作再次翻开新篇章，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成为我的神圣职责。

七年，我没有辜负这项工作。

二〇〇二年，为了完成当年开发耕地项目当年选址当年建设当年指标验收入库任务，不影响当年全市建设用地项目占补平衡，副局长张锡勇带领我和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刘平舟，冒着酷暑顶着烈日爬山涉水验收。时任桑植县国土局局长的石绍河带领我们走遍了桑植县的偏远山区。陈家河乡剖腹溪村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只因我们治理了该村多年水灾，复垦了耕地。他们送来锦旗时，我们流下了泪水，有激动，也有感慨。

这是我们与老百姓血脉相连的深情。

在慈利县岩泊渡，我们开拓创新，探索出山区土地开发整理集中平整流转经验。这年省厅在慈利县召开了全省土地开发整理现场经验交流会，向全省山区县推广了我们的工作。后来，我又被安排到财务审计科工作。

二〇一一年，组织上任我为局副局长，我离开工作了三年多的财务审计科长岗位。

虽然是非领导职务，是协助工作，但全面建设小康试点工作、三年闲置土地清理工作等重点任务，仍然有我忙碌的身影。二〇二〇年，党组继续安排我协助副局长工作，具体负责协助农村房地一体和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我和同事们又开始乐此不疲奔波在乡村。

只为把这项服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服务 三农、服务老百姓的工作，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要求，高质量按时完成。只为把这项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的工作扎实做到位做好。

二〇二〇年七月底，我们已经按照 日统计周上报月督查 的工作制度，深入一线技术单位及外业工作确权登记小组，开展全面督查。已完成外业总任务的五分之四。在武陵源区、慈利县提前一个月完成外业权属调查登记任务。在二〇二二年全省评比中，张家界市获得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我很欣慰，如今已年过半百，我还能新时代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发光发热。

我这辈子，都献给了国土资源事业。

那年八月，暑假。我谢绝了教育中介机构所有的补课邀请，计划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八月的长沙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内却有几分清凉。

我今天给自己任务是陪伴福利院里的老人。怎么陪伴呢？第一次来福利院，对我来说，还是新课程。我既有几分兴奋、紧张，又有几分忐忑。

到了福利院，我看到有的老人在静坐；有的老人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有的在专注地看着电视。

快走到走廊尽头时，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一间老人的住房。您好！我叫心心，今天专门来看看您。这间房里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正看着电视发呆。他并不理睬我，我有点尴尬地笑笑。

一会儿，老人缓缓转过头来。在目光对视的瞬间，我触碰到了老人眼神里的一丝孤独。我的心里微微一颤，我们聊聊天吧！我说。老人转回头，还是一言不发。房间里全是电视里的声音。

我有些局促不安。老人还是沉默着。我只好陪着他看电视。您每天都看这部电视剧吗？我还是慢慢尝试和他说话。

老人的嘴角动了动，还是没有回答我。这里都有些什么活动呀？平时都在哪里散步？我又问。

老人的眼神暗了暗。他摇摇头。终于，他开始回应我了。虽然依然没有说话。

要换个台看看吗？我赶紧 乘胜追击。



湖色 汤青 摄

平凡人生

开心厨娘

□胡曙霖

家门口有一小饭馆，小门小面，不引人注意。店门前的梧桐树长得好，青枝阔叶，高大挺拔。望一眼，再望一眼，也就看到了几个大字，若隐若现，却是小饭馆的开心厨娘。阳光下，开心厨娘 这几个字，沾了金粉一般，念着，念着有温暖暖过，这脚便忍不住迈了进去。

刚进店，一个愉悦的声音耳边响起。只见，一位五十开外略微发福的女人对点菜的客人说：先生，您点的荤菜太多，对身体不好。去掉一样荤的，加一样青菜，好吗？不疾不徐的声音透着亲切，让人想起老家的外婆，她也是这样说话，字字句句透着暖，有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和煦。

怎么会有店家劝顾客点青菜？这真是头一遭听说。想自己也常去饭馆吃饭，每到一家店，无一例外，客人点的菜越多，越贵，老板脸上的笑容越是甜。刚才耳畔传来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人是谁？窗外梧桐树上的阳光，斑斑点点，投下无数斑点，不由侧目看了看，一转眼，却撞进女人的笑容里，阳光一般。

找了位置，坐下，随手翻了翻菜单，匆匆点了四个菜。没想到服务员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只有两个人，四个菜太多了，会浪费哦！不禁瞠目结舌，这真是一家奇怪的店？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在她的劝说下，我去掉了其中的一样。

趁着等菜的空档，打量了一下这家饭馆。小小饭馆，窗明几净。几张木质的桌椅，整洁有序。店里

的几个服务员忙碌穿梭，轻声细语，长得不算漂亮，年龄也偏大，却因为这时时溢出的微笑，一个个竟也显出温柔的模样来。

一边的墙被各色心形纸片覆盖。一张纸片，一个 哈，五颜六色的 哈哈哈哈哈，花朵一般贴满墙壁。每个 哈 字有嘴巴有眼睛，仿佛是一张张笑脸，亲切和暖。另一面墙贴着一张张颜色淡雅的爱心卡，一排又一排，整面墙犹如春天的草原密密散散落着花。走近细看，每朵 花 上都写满着密密的留言。都是顾客给老板娘留下的。不同的字迹，不同的话语，都表达了一致的温暖，一样的感动。

等待的过程有点漫长。女儿开始不耐烦，嘟着嘴唇，有点不悦。但一抬头，见电视机转角挂着一个可爱的小熊，小熊的右侧贴着一句话 因为每份菜都是现炒，速度有点慢，您要有耐心哦！女儿又乐得咯咯笑起来。

上菜了，家常模样。干干净净，赏心悦目。味道很难得。清淡，但很有味。我和女儿都吃得很有香。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多年前的小村庄，吃到了外婆用灶火炒出的菜。刹那间，时光穿越而去，竟忘了身在何处。

女儿小，吃饭向来散漫。吃着吃着就玩开了。我只得拿起汤勺，一口一口喂。老板娘过来了，温和慈祥的暖意，在笑容里盛开。

小姑娘，你猜猜该叫我什么？女人蹲下身子，笑咪咪地问女儿。

阿姨！女儿脱口而出。

补课

□邹文心

老人摇摇头。看着我，你从哪里来？我告诉老人，长郡学校。

长郡是所好学校！老人的眼里闪出亮光。我们之间，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从他二十多岁的小孙子，聊到他十一点午饭时间要来看望他的女儿。老人反复强调中午十一点。看得出，老人很期盼女儿来看他，很珍视女儿的来访。

我忽然想起幼儿园时的我。每天快要放学的时候，总是把小脸蛋紧紧贴在教室窗户的玻璃上，眼巴巴地盼着爸爸妈妈早些过来。

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像被硌了一下，开始微疼。

这里的生活怎么样？我问。

老人刚微微扬起的眉毛又沉了下去。本就单薄的身子，突然看起来似乎显得更干瘪。难道这里的生活不好？

我听见老人嘶哑着声音说：伙食很好。也住得很好。可是，我，我觉得不自由。他身子向前倾着，眼睛睁得老大，似乎在压抑着某种难以抑制的情绪。

我的心里，更加疼起来。

看着老人紧绷着无力的身体。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在这样的时刻，我应该说些什么好呢？我的本意，只是让老人开心。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爷爷也渐渐平静下来。

你平时出去散步么？老人碰碰轮椅，对我点点头。

他们陪您出去散步么？

老人突然用一种很情绪化的语气说：没有单独陪过。

我陪您出去走走吧。

老人突然笑了。无限单纯，无限满足，笑得如一个三岁孩童般灿烂。

我在老人的指挥下，笨拙地扳开轮椅的脚踏板。轮椅挺重，并不好操作。我小心翼翼地推着轮椅，在门口挪移了好一阵子，才推着老人出了门。这还真不是个容易差事。我控制着力度，推着老人平稳地前进着。路过一个一个个门口，我看见和我同来的那群同学们，都和老人们相谈甚欢，一时间心里暖暖的。

阳光把我和轮椅上的老人叠在一起，印在瓷砖上，似乎走廊里也开出了一朵花儿来。老人已经开心了起来。我们快乐地聊着。

爷爷跟我回忆着他的中学生活，回忆着他衡阳老家好吃的鱼粉。跟我说他的年龄，他的名字。老人问我的生日，我的属相。当发现我们都属虎时，更加开心地笑了起来。

临近中午11点，老人与我的交谈依然意犹未尽，但却赶快催我送他回房间。

我知道，他的女儿快来了。

我郑重其事地把老人送回房间，把去北京高校参观时带回的纪念品送给了老人。老人竟然迅速地给我敬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老人还是一名抗战老兵。

他说，这是我最真挚的情感表达。你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暖。

古风新韵

玉皇洞石窟

□李玉兵

玉皇洞石窟

襟怀鬼斧开，塑壁赋归来。绝壁频挥染，层霄任剪裁。濯纓承晓露，振袂拂清埃。缃纒兰江水，苍茫绕紫台。

雷电洞

震曜驱雷电，崇高拜至尊。扶摇抛朔望，荏苒伴朝昏。举手神灵近，开襟日月昏。何须攀绝顶，俯仰尽乾坤。

玉金洞

千秋匿姓名，万代被恩情。目善春风软，眉慈化雨轻。炎凉怜赤子，德泽念苍生。俗事皆抛尽，祥光照眼明。

毫笔洞

寒衾侵白鬓，赤子耿青灯。目正忘尘虑，心卑入上乘。清吟空籁应，绝俗九天澄。规矩真模范，毫厘见准绳。

墨池洞

丹池寂寂寞，淡墨渐消磨。回首谁能识，惊心尔奈何。飘零平处少，跌宕屈声多。掩卷舒清兴，挑灯自浩歌。

虎龙洞

居崇未息肩，致远效先贤。高韵云泥迥，雄才日月悬。对灯甘寂寞，听雨动芳鲜。虎啸开晴旭，龙吟向碧天。

雄狮洞

气盛骄如虎，长钟警睡狮。穷通幽恨叹，兴废壮怀迟。解语虽来晚，深语觉未迟。半酣成昨日，昂首正当时。



汤青